

墨名其妙（五）：墨非墨

黃台陽 2026/01/31

墨之為物，起於書寫。東漢和帝（79～106年）時的蘭台令史（負責掌理圖書及書奏）李尤，在其《墨硯銘》內寫道：「書契既造，硯墨乃陳。」指出文字（書契）一旦發明出來，硯和墨即隨之出現。換句話說，硯墨兩者乃書寫文字的工具，是文字的附屬品。隱喻除了供書寫，墨難有其他用途。

早年製的墨體積極小！如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墨丸（直徑約 2.1公分，高約 1.2公分）、湖北江陵鳳凰山漢文帝十三年（公元前167年）墓的瓜子形墨丸（長 1.5公分，最寬約 1.1公分）、山西渾源畢村西漢墓的圓錐形墨丸（長 2.5公分）、廣州南越王趙昧（公元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）墓的大小不一圓餅型墨丸皆是。（圖一左）這些墨丸顯然未經墨模壓製，該是以手捏出。體積小且不一致，所揭露的是，製墨技術長久以來原始沒進步，從原料到成品之間的加工層次低，當然難作他用。



圖一 左：南越王墓出土之墨丸。攝自廣州南越王墓博物館。右：固原東漢古墓出土墨。松塔形，高6.2公分、直徑3公分，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。（取自網路）

然而一九七四年於寧夏固原東漢墓出土的松塔形墨，揭露當時的製墨技術已顯著改進。它的殘存部分高 6.2公分、直徑 3公分，無疑可供手持磨用。（圖一右）由於出土時仍黑膩堅挺，墨色如新，雖埋在地下兩千年，卻沒有鬆軟、龜裂、剝落、易碎的現象。點出當時的製墨技術，在取煙、用膠、杵搗等方面，都已可觀。此外它墨面的鱗狀紋理，有規則且堅實，應該是經墨模壓製而成。這一來引導出墨上可出現花飾文字圖案的美化之路。這些進展，奠定了墨除供書寫，可有他用的基礎。而首先登場的，在自古以來重視禮節的華夏大地，當然是充作禮品。

禮品

東漢經學家、官至大司農的鄭眾（？~83年）所紀錄的《婚禮謁文贊》，乃當時豪門世族家有婚喜時，各賀禮包裝上的賀詞。其內有句：「**九子之墨，藏於松煙。本性長生，子孫無邊。**」揭露出眾多賀禮之中，有用松煙製作的「九子之墨」。它是來祝福新婚夫婦既長壽、又多子多孫的。至於它是否真能用來書寫，反而不是重點。

當時注重婚嫁。賀禮可達三十種之多。有羊、雁、清酒、白酒、粳米、稷米、蒲、葦、卷柏、嘉禾、膠、漆、五色絲、金錢等。各賀禮均有其謁文。如送雁時寫「**雁候陰陽，待時乃舉。冬南夏北，貴有所。**」送嘉禾則「**嘉禾為谷，班祿是宜。吐秀五七，乃名為嘉。**」而送金錢的「**金錢為質，所歷長久。金取和明，錢用不止。**」最後一句，恐怕最受歡迎。

九子之墨能晉身講派頭的豪門世族的婚禮，可以推知它在外觀與實質上都有一定的身價，不可能粗製濫造。可惜鄭眾在這方面沒多著墨，令人難以推論：墨名之由來，是出自名為「九子」的墨肆？（按：古有姓九者。）還是有九錠墨成組，置於精美的漆盒內？（按：長沙馬王堆西漢辛追夫人墓出土造型精美的「雙層九子奩」漆器。下層九個凹槽內置存化妝品的小奩。）再者也許墨上有「九子」兩字？或是模刻出九子嬉戲的圖樣？

明代製墨大師方于魯的《方氏墨譜》內所刊九子墨墨樣，一面寫「**九子之墨，藏於松煙。本性長生，子孫無邊。**」另一面則繪出九個童子的嬉戲圖。（圖二左）看來他認為一千多年前的「九子之墨」，該是這個模樣。持同樣看法

的還有位時泉氏。他在清道光癸巳年（13，1833）向汪節菴函璞齋訂製的墨上也如此。（圖二右）墨上有「時泉製贈」四字，顯然禮品用，唯不知是否用在婚禮。縱非如此，他的祝福多子多孫，相信受禮者都接受。



圖二 九子墨墨樣 + 時泉製贈九子墨。左：轉錄自方于魯《方氏墨譜》。右：面鏤九子分四組嬉戲，背面上端凹開光，金框，內鏤螭，下寫「道光癸巳時泉製贈」，底飾連線卐字紋。兩側寫「九子之墨 藏於松煙 本性長生 子孫無邊」，鈐「函璞齋」，頂寫「上品」。長寬厚 11.3x3.1x1.3公分，重 62公克。

拓碑 + 雕版印刷

墨既依附文字而生，看來必須透過書寫，才能得出文字。然而先民智慧卻能突破，不經書寫也顯現文字。這項發明即拓碑：將碑刻上的文字和圖案，透過薄紙覆蓋、沾濕、拍打、上墨（汁）等工序，拓印到紙上，從而得到複印般的墨跡拓片。其間雖然各個步驟都很重要，但顯而易見，墨是整個作業的關鍵，是得以達成使命的主角。

之後發明的雕版印刷，乃將石碑換成木質雕版，其他工序相仿，可說是拓碑的延伸。兩者出現的時間應該相去不遠。東漢晚年依學者蔡邕等人所奏、於洛陽太學豎立「熹平石經」（共四十六塊石碑）後，據《後漢書·蔡邕列傳》載：「及碑始立，其觀視及摹寫者，車乘日千餘輛，填塞街陌。」有學者認為當時應已有拓碑之舉，但難證實。現存最早的拓片，是敦煌藏經洞藏，遭法國人伯希和騙取的唐太宗李世民《溫泉銘》，現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

館。雕版印刷一般認為始於唐朝，在其中後期已普遍使用。藏經洞裏雕版印刷的《金剛經》，末尾有「（唐懿宗）咸通九年（868）四月十五日…」等字，惜被斯坦因盜到英國，現藏倫敦博物院圖書館。

浙江錢唐的金蔡（書齋名青歎閣）於嘉慶三年訂製的「青歎閣拓碑之墨」，其上有「拓碑」兩字。（圖三）可知他或是為了拓碑特製此墨。可惜沒說此墨特別之處，以及因此所得拓本的效果。而北宋太宗令印淳化閣帖時，用的竟然是寶貴的李廷珪墨，也說明了好墨對印刷的重要。（註一）



圖三 青歎閣拓碑墨。雙面冰裂紋底，面寫墨名，背「嘉慶三年製」，頂「金氏」，長寬厚 9.3x2.2x0.9公分，重 35公克。

飲用

拓碑和印刷，顯示在先民智慧下，藉著碑、雕版，不須書寫，墨也能帶出文字。證諸西方到十五世紀才出現第一本印刷品，古人的心思創見，實在令人嚮往敬佩！然而是否僅止於此？他們還有沒有其他方法，可讓墨藉以轉換成字、成文的？有！而這個方法，乃是靠人身做轉換器。

晉代有名的道家、醫學家、博物和製藥化學家葛洪，在《神仙傳》內寫說有位班孟，含墨咀嚼後噴在面前紙上（按：不經書寫），出現的都是有意義的文字。由此引申出成語「嚼墨噴紙」。（註二）班孟是神仙之資，有此神

奇不足為奇。現代人來看；這是虛構的，該是在形容有人文思敏捷善寫文章。只是回到相信神仙的古代，卻不免因此揣測：幫身體裏多添點墨，將有助於提升文采，寫出好文章。

於是南北朝時北齊的朝廷下令，罰考試成績濫劣者喝墨水，字跡潦草的要喝墨水一升。這事記錄在正史《隋書·禮儀志》中，應該不假。很可能之後統一南北的隋朝，也延續這種作法。（註二）

到了唐、宋兩代，不見朝廷有此規定，但想文章精進者卻自發飲墨。成效居然奪目。北宋與大文豪歐陽修等合修《新唐書》的宋祁，就說初唐寫下不朽名篇《滕王閣序》的王勃作文時，先磨好幾升墨來暢飲，然後拉被子蒙面躺下。等到睡醒，立刻下筆成篇，一字不改。（註二）

北宋飲過墨的人更多。知名人士如蘇東坡的朋友滕達道、蘇浩然、呂行甫等皆是。而他自己和黃庭堅，也分別有詩句「麻衣如再著，墨水真可飲」、「睥睨紈綺兒，可飲三斗墨」傳世。（註三）都說明了即使文章已經寫得很好，也不排斥飲墨。

飲墨之舉後來淡了。雖然詩詞中仍偶見，如清代禁鴉片的民族英雄林則徐，就有「俗書心手愧難和，只因墨水三升飲」句，但這該是說說而已，應非真飲。（註三）導致不飲的原因，主要在明清時期，以燒桐油取煙所製成的油煙墨當道。而據說桐油煙有毒，這一來誰敢飲油煙墨水，拿自己的健康開玩笑？

治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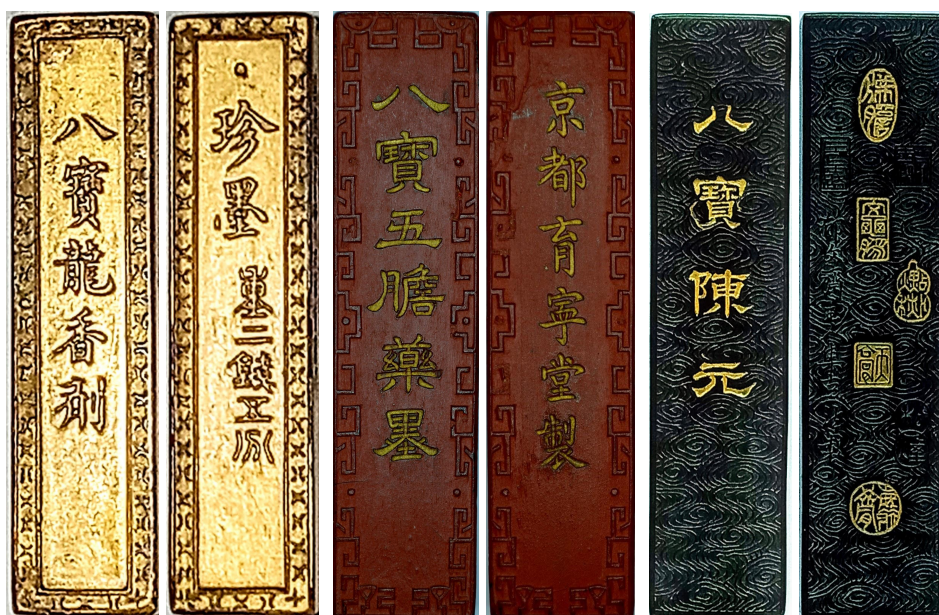
道家人士葛洪對墨的認知，不止於班孟的「嚼墨噴紙」。他還認為墨可以治病。他的《肘後備急方》書內，有些「救卒客忤死」的藥方，來搶救當時認為因冲撞了鬼邪等不正之氣（中邪），而突然倒地昏迷不醒的病人。所開出的幾帖藥方，除了用艾草灸鼻下的人中穴之外，還有個把墨搗碎後以水拌合，喝一錢七的偏方。（註四）

他如何得出這個藥方？沒講。但很可能因當時墨的成分裡有名貴的中藥材——麝香。大約秦漢時期成書的《神農本草經》內載：麝香有辟惡氣、殺鬼精物的功能。（註四）明代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中，更進一步說麝香能「通諸竅，開經絡，…治中風、中氣、中惡、痰厥…」。所以葛洪這處方有點道理，並非信口開河。

製墨時添加中藥材，使墨質更好，是許多墨肆的不傳之秘。北宋晁貫之的《墨經》內載：製墨宗師李廷珪所製，用藤黃、犀角、真珠、巴豆等十二料，當時還有卷專談使用中藥材的書，可惜不傳。這許多藥材無疑賦予墨作為中藥的功能。李時珍書中總結前人所述，列出墨可治：吐血不止、衄（鼻）血不止、熱病衄血、大小便血、赤白下痢、墮胎血溢、婦人難產、胞衣不出、產後血暈、飛絲入目…等許多。顯然在止血方面，墨能救急。這使得古代即使不通文墨者，出外也常攜帶墨以備急用。

可藥用的墨，都是以松煙為底所製成。北宋中醫官、藥物學家、據傳為名相寇準曾孫的寇宗奭，在其《本草衍義》中說藥墨：「須松煙墨，方可入藥。」也提醒當時有「以粟草灰偽為（墨）者，不可用。」此外沈括（北宋大臣、科學家、《夢溪筆談》作者。）以石油煙製的「延川石液者…不可入藥」。他還鋪陳藥墨的理論基礎，說：「以藥入墨，墨隨血走，內通五臟六腑，外透經絡肌膚，無所不通。」非常有心藥墨！

清末民初，市面上多有自稱可治無名腫毒、鼻出血、腸胃潰瘍、小兒驚風、神智昏沉等的藥墨。除了北京同仁堂產製外，曹素功墨肆有「八寶龍香劑」，京都育寧堂有「八寶五膽藥墨」，郁文齋有「八寶陳元」。（圖四）八寶中配牛黃、沉香、犀角、麝香、琥珀、珍珠、冰片、金箔等成分；五膽則不外豬膽、熊膽、蛇膽、魚膽、牛膽。使用時先磨墨成汁，再塗墨汁於外傷，或和溫水喝下。據說清末八國聯軍入北京時，慈禧太后西逃途中罹患背瘡（魚鱗病），就是靠育寧堂的八寶五膽藥墨才得痊愈。現市面上仍有以此為名的藥墨，且經藥理、臨床驗證確具功效。



圖四 八寶龍香劑 + 八寶五膽藥墨 + 八寶陳元。左：長寬厚 8.4x2x0.8 5，重 52 公克；中：長寬厚 8.1x2x0.9 公分，重 54 公克。右：長寬厚 9.7x2.3x0.9公分，重 41公克。

畫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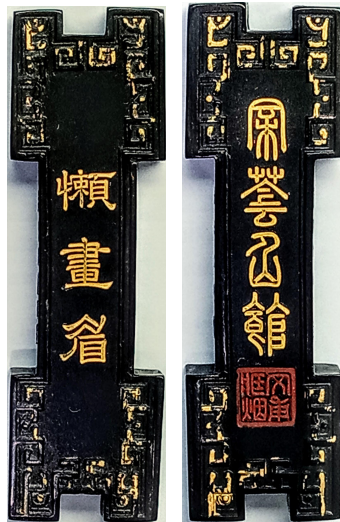
墨色漆黑，男士興來揮毫，用以拓碑、印書。但對愛美的女士言，用來畫眉可能更貼心。只是畫眉之舉，先秦時代雖已記載，但早期並不是用墨，而是用青黑色的礦物顏料——黛。由於黛的稀少貴重，隋、唐時甚至得由波斯輸入，於是逐漸被墨取代來畫眉。

宋太宗時的狀元蘇易簡，其《文房四譜·墨譜》內寫後周宣帝（559～580）下令外朝的婦人用墨來畫眉，只有宮中才能用粉黛。這很可能是最早的相關記載。（註五）由五代入宋，官至宋太祖戶部尚書的陶穀，其《清異錄》中則載晚唐昭宗時，已流行用墨來畫眉。五代十國的後蜀主孟昶的寵妃花蕊夫人，更留下詩句說她自己「便將濃墨掃雙眉」。宋徽宗時進士朱翌的《猗覺寮雜記·下卷》則說：現今婦人削去眉毛，再用墨畫出，這乃是古法！（註五）在在顯示用墨畫眉的歷史久遠且普遍。

花蕊夫人據說美豔聰慧，亡國之後悲憤寫下的《述國亡詩》：「君王城上豎降旗，妾在深宮哪得知，十四萬人齊解甲，更無一個是男兒。」流傳千古，活顯她才華出眾、性格分明的形象。如此巾幗，所用畫眉墨為何？歷史當然不會記載這小事。所幸有款墨可供參考。

元代陸友所編《墨史》載：易水人張遇，所製墨題「光啟年」的，精妙不輸李廷珪墨。（按：光啟係唐僖宗年號，885～888年。）宮中（嬪妃）取他的墨，燒過之後用來畫眉，稱之為「畫眉墨」。這話道出：晚唐易水籍墨工張遇所製墨極佳，以至於被皇帝的嬪妃用來畫眉。另外蘇東坡曾說過：張遇的墨裡添加了麝香。（註五）以花蕊夫人距張遇墨的時代不遠，她有無可能以張遇的麝香墨畫眉？

清同治年間，有位文甫氏向胡開文墨肆訂製了款「懶畫眉」墨，一面題寫「棠蔭山館」。（圖七）它造型奇特，不適合磨用。是以之追懷古代？還是來送給心上人的？無論何者，都讓人回味畫眉墨的事實。



圖五 懶畫眉墨。雙面上下回紋邊框，面寫墨名，背「棠蔭山館」，鈐「文甫藏烟」，兩側「同治丁卯年」、「徽州胡開文造」，長寬厚 9.9x2.9x1 公分，重 35 公克。

擺設

出土的東漢松塔型墨，點出當時製墨技術，已演進超越小墨丸型態，製出較大可供手持者。之後從三國時代曹魏大臣韋誕的自誇其墨，東晉衛夫人（名鑠）《筆陣圖》中對墨的講求，到北魏賈思勰《齊民要術》內所錄〈合墨法〉，可知製墨技術精進的腳步沒停過。終導致唐代出現體積碩大的墨。而其作用非供書寫，乃是作為擺設。

蘇東坡子侄輩何遠的《春渚記聞》內，紀錄他在友人家看到的唐代墨重兩斤多，質地堅硬如玉石，上題「永徽二年（651年）鎮庫墨」。（註六。按：永徽是唐高宗年號之一。）這墨多大？何遠沒說。但由宋代的一斤約 680克，則該墨重約 1.36公斤。相較於前述圖一的九子墨重 62克，圖二的拓碑墨重35克，該墨絕對巨大！如此大墨顯然非供手持磨用，它用途為何？

墨上所題「鎮庫墨」提供線索。鑒於古代早有鎮庫錢出現，係將特製的大型錢幣置於庫房內以鎮災驅邪、永鎮財富，可推知鎮庫墨的功能相仿。乃是特製擺在貯墨的庫房內，非供書寫用的。有錠乾隆甲子年製的鎮庫墨，大於一般用墨，恰可印證。（圖六）但其重量較唐高宗的少了許多，對比出乾隆的盛世弱些。



圖六 國寶墨。橢圓柱形，面五爪雙龍拱墨名，下鈐「內府珍藏」，再下海浪出仙山圖，背上下左右雲頭紋，中寫「大清乾隆甲子年鎮庫墨」，頂「五石漆煙」，長寬厚 22.8x7.2x3.2 公分，重 714公克。

不只庫房，古人對化解自家住宅的煞氣、祈求平安吉祥同樣講究，往往擺設鎮宅物如石敢當、銅鏡、五帝錢、貔貅、文昌塔等。文人對自己的書齋也不能免俗，但所擺設的則務求其雅。光緒年任職徽州（古稱新安）的知味齋主人，就為此訂製了精美的琴式巨墨。（圖七）它長 58公分，寬 14.2公分，放在桌上時，拱起的墨面高達 4.4公分，重量約四公斤。多麼典雅醒目的擺設！



圖七 琴式巨墨。正面鏤琴面，右寫「知味齋」，背鏤俞伯牙舟上撫琴和樵夫鍾子期對岸聆聽故事，兩側鏤古琴相關情景，敷彩，首尾分寫「光緒己亥仲夏識於新安官廨」、「紫墨軒珍藏」。長 58公分，寬 14.2公分，厚 3.5公分，重約4公斤。

賞玩

何遠的《春渚記聞》內除了寫下看到唐高宗鎮庫墨外，還在其他朋友家看到各式各樣的藏墨。如：李廷珪墨、「臣廷珪四和墨」、「唐水部員外郎李慥製」墨、背列「李承宴、李惟益、張谷、潘谷四人名氏」的墨、「支離居士蘇泐浩然」所製墨、「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」墨等。透露出當時人頗愛蓄墨。這是因他多結交愛墨者之故？還是北宋時的風尚？

從時人的筆記可知是風尚。因為知名人如司馬光「蓄墨數百觔」、蔡襄「收歙州父子四世五人墨」、石昌言（蘇東坡父執）「蓄廷珪墨，不許人磨」、蘇東坡「蓄墨數百挺」、王晉卿（駙馬、蘇東坡友）「致墨二十六丸」、李公擇（黃庭堅舅父）「懸墨滿室」、李方叔「遺墨二十八丸」、呂希彥（蘇東坡友）「平生藏墨」等，都指出時人喜蓄墨的事實。這些墨有的固然在特殊場合會磨用，如蔡襄在收到友人贈送上好端硯後：「齋戒發封，諏吉日，以澄心堂紙、李庭珪墨、諸葛高鼠鬚筆為之記。」但更多如石昌言的「不許人磨」、李公擇的「懸墨滿室」，純供賞玩。

他們的收藏，原來該都是為了書寫所製，型制上並不特殊。所以他們的賞玩，主要在欣賞墨的原料、工法、黑度、光澤、香氣、堅硬度、製年、製作人、保存史等等。重點在觀賞，而非把玩。然而自晚明萬曆年起，出現專為賞玩而製的墨。它們用料精細、工藝札實、巧小玲瓏、有獨特造型。不僅好看，還讓人一再把玩愛不釋手。獨特不羈的造型，注定了它們專供賞玩，而非書寫用。

墨肆推出的賞玩墨，有單錠出現、也有多錠但同個主題、集錦成套的。單錠者如：晚明墨工朱一涵所製白蘭花造型的「蘭玉」墨；玄玄室（程君房墨肆名之一）所製大象造型墨；清初吳守默延綠齋的佛手瓜造型墨。（圖八，左三錠）流風所及，清代文人訂製墨中也出現可喜的賞玩墨如：乾隆年大鹽商江春的鶴造型「禽硯」墨；乾隆重臣汪由敦持贈、靈芝造型的「由敦持贈」墨；曹年翁持贈、如意造型的「玉虹樓清賞」墨。（圖八，右三錠）集錦成套者如現藏北京故宮的：吳天章閤然室製「龍賓十友」集錦墨一套十錠；王麗文漱芳齋製琴式集錦墨一套九錠，置於琴型漆盒內，亮麗美觀異常珍貴。



圖八 蘭玉墨 + 象形墨 + 佛手瓜墨 + 禽硯墨 + 如意墨 + 靈芝墨。左一：長寬厚 12.2x3.6x1.6 公分，重 50 公克。左二：長寬厚 7.4x4.5x1.2 公分，重 34 公克。左三：長寬厚 11x4x1.5 公分，重 44 公克。右三：長寬厚 10.9x5.7x0.7 公分，重 42 公克。右二：長寬厚 10x6.5x1.2 公分，重 46 公克。右一：長寬厚 22x5.3x0.8 公分，重 74 公克。

祈福

還有一類也是不規則造型、非供書寫、卻難以歸類為賞玩的墨。主因在這類墨裡的各個造型，全是人型。而且其人若非聖賢，就是神仙，並以神仙居多。而聖賢、神仙的塑像墨，怎能拿來磨用？豈非褻瀆他們的天大罪過？

製作這類墨的目的，該是在供人祈求好運、祈求幸福。如曹素功墨肆製的孔子像，道貌岸然仰之彌高，望之儼然即之也溫。（圖九左）想來是供學子祈求保佑，在科舉考試中下筆如神，連試皆捷平步青雲。同樣性質的還有文、武魁星神像墨。此外有無其他聖賢如老子、莊子、墨子、孟子的像墨出現過？不知。

至於平民老百姓最崇拜嚮往的福、祿、壽三星，福星高照吉祥，祿星文運利祿，壽星延年養生。從前幾乎所有的家中都可見他們的陶瓷塑像，供奉祈求。有效沒效不管，至少求個心安。這個市場無疑驚人廣大，曹素功墨肆也沒忘記推出他們造型的墨。（圖九中三錠）敷金的墨益顯光采，有機會與陶瓷製的一爭長短。

墨上的女性稀少，遑論為其立像。但西王母卻是例外。有錠由胡開文墨肆製的西王母像墨，重量是前述孔子像墨的四倍，很難想像為何特別重視。（圖九右）不過西王母是我國最古老的女性神祇，早出現在充滿神話色彩的《山海經》內，日後又有「王母娘娘」、「瑤池金母」、「無極聖母」等尊號，民間地位崇高。更關鍵的是她還掌管了不死之藥，嫦娥就是偷吃之後飛昇到月亮。她生日宴（蟠桃會）裏的蟠桃，吃了可成仙、長生不老、與天地同壽。誰不嚮往？胡開文墨肆押寶於她，有道理。



圖九 孔子像 + 福祿壽三星像 + 西王母墨。左：高寬厚 13.5x6x2公分，重 106公克。中：三錠，高寬厚 ~ 14x6x2.4公分，重 ~ 140公克。右：高寬厚 20.5x8x4.5公分，重 436公克。

已知的人像墨，除上述之外，還有壽公、壽婆墨，八仙墨。它們都是到清代才見於市面。這固然展現出清代製墨業的蓬勃與多功能取向，卻恐怕也反映出當時社會缺乏安全感的心態。是不？

小結

除了以上所說的禮品、拓碑印刷、飲用、治病、畫眉、… 之外，墨還有沒有其他妙用？製成紀念墨或可算上。然而自從晚清吳大澂有名的「銅柱」紀念墨後，只在辛亥革命成功、創立民國的那段期間短暫流行過。
（註七）因接續者少，不成氣候，故不計入。

原本僅供書寫用的墨，隨著製墨技術的精進，竟然萌生其他妙用。這個現象放諸全世界，獨一無二。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與用心。只是隨著西方文明入侵，墨的用途又回到原點——書寫，乃至更小的書法藝術，在現代生活中已微不足道。回顧這段輝煌歷史，只剩懷念、嘆息！展望未來，有無希望找出新的秘方新的應用，以起死回生重振雄風？沒有人能回答。就像國人自豪的四大發明：造紙術、指南針、火藥與印刷術，都已時不我予，只能黯然揮淚道別了！

附註

註一 宋 曾宏父 《石刻鋪敘·卷上》：「（淳化閣帖）十卷，淳化三年壬辰翰林院所鑄。…非臨非摹，是謂倣帖，藏之祕閣。凡數匣，明題云倣書。皆用澄心堂紙與李庭珪墨，悉後主在江南日所製者。」

註二 晉 葛洪 《神仙傳·班孟》：「班孟者，不知何許人…又能吞墨，舒紙著前，嚼墨噴之，皆成文字，滿紙各有意義。」

《隋書·卷九 志第四 禮儀四》：「…書迹濫劣者，飲墨水一升。文理孟浪，無可取者，奪容刀及席。…後齊每策秀孝，中書策秀才，集書策考貢士，考功郎中策廉良…秀孝各以班草對。其有脫誤、書濫、孟浪者，起立席後，飲墨水，脫容刀。」

宋 宋祁 《王勃故事》：「…勃屬文，初不精思，先磨墨數升，則酣飲，引被覆面卧，及寤，援筆成篇，不易一字，時人謂勃為腹稿。」

註三 宋 何薳 《春渚記聞·卷八》：「煙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，隱君子也。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，銑澤出陳膽之右。文潞公嘗從迪求墨，久之，持煙一奩見公，且請以指按煙，指起煙亦隨起，曰：「此煙之最輕遠者。」乃抄煙以湯淪起揖公對啜…」

蘇東坡 《仇池筆記》：「真松煤遠煙，馥然自有龍麝氣。初不假二物也。世之嗜者，如滕達道、蘇浩然、呂行甫。暇日，晴暖，研墨水數合。弄筆之餘，乃啜飲之。」

蘇東坡 〈監試呈諸試官〉：「…麻衣如再著，墨水真可飲。…」

黃庭堅〈次韻楊明叔〉：「事隨世滔滔，心欲自得得…睥睨紈褲兒，可飲三斗墨。」

清 林則徐 〈王仲山大令（益謙）以紙索書旋贈佳茗且賸以疊韻四絕依韻答之 其一〉：「賸灑鸞紋絹染鵝，俗書心手愧難和。祇應墨水三升飲…」

註四 晉 葛洪 《肘後備急方·卷一》：「救卒客忤死方第三 客忤者，中惡之類也， … 不即治，亦殺人。救之方：灸鼻人中三十壯， … 又方：搗墨，水和，服一錢匕。 … 」

晉 張敞 《東宮舊事》：「皇太子初拜，給香墨四丸。」

北魏 賈思勰 《齊民要術》：「合墨法 … 煙一斤，以上好膠五兩浸樗皮汁中 … 可下去黃雞子白五枚，亦以真珠一兩、麝香半兩 … 」

《神農本草經·上經》：「麝香 味辛，溫。主辟惡氣，殺鬼精物，溫瘡，蠱毒，癰疽，去三蟲。久服除邪，不夢寤厭寐。生川穀。」

明 李時珍 《本草綱目》：「麝臍香 … 通諸竅，開經絡， … 治中風、中氣、中惡 … 」

註五 宋 蘇易簡 《文房四譜·墨》：「後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，蓋禁中方得施粉黛。」）

宋 陶穀 《清異錄·裝飾門》：「膠煤變相 … 自昭、哀來，不用青黛掃拂，皆以善墨火煨染指 … 」

後蜀 花蕊夫人 《宮詞·其六十九》：「管弦聲急滿龍池，宮女藏鉤夜宴時。好是聖人親捉得，便將濃墨掃雙眉。」

宋 朱翌 《猗覺寮雜記·下卷》：「今婦人削去眉，畫以墨，蓋古法也。」

元 陸友 《墨史》：「張遇，易水人，遇墨有題『光啟年』者，妙不減廷珪。宮中取其墨，燒去煙，用以畫眉，謂之畫眉墨。 … 」

宋 蘇軾 《蘇東坡集·下》：「書張遇潘谷墨寄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丸，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，藏之久矣。今以奉寄。製作精至，非常墨所能彷彿，請珍之！ … 」

註六 宋 何蘧 《春渚記聞·卷八》：「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，見數種古墨， … 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，重二斤許，質堅如玉石，銘曰「永徽二年鎮庫墨」 … 」

註七 黃台陽 〈彰顯國事的開國紀念墨〉，